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七十七回 山獅駝兵阻界山 楊繼周力敵番將

詩曰： 丹心誓補前人事，浩氣臨戎不顧身。痛飲黃龍雪舊恥，平吞鴨綠報新君。

話說普風逃走回山之後，自有眾小番忙來報知兀朮。兀朮又驚又惱，祇得寫成奏章，差官回本國去奏聞，求再添兵遣將，與宋朝決戰。

到了次日，這邊岳雷昇帳發令，命關鈴、牛通領兵三千，為第一隊；陸文龍、樊成領兵三千，為第二隊；吉青、梁興、趙雲、周青、牛皋五員老將，為第三隊；吉成亮、狄雷為左隊；嚴成方、伍連為右隊。自引一眾將官合後。撲通通三聲炮響，大兵直至番營。那邊兀朮亦即帶領大小元帥、平章等，出營迎敵。兩邊也不通名道姓，各持兵器混戰。兀朮人馬雖多，怎禁得宋軍四面八方的殺來，接應不及，卻被那些小兇神，逢兵就殺，遇將便砍。但見那：

四下陰雲慘慘，八方殺氣騰騰。鞭錘閃爍猛如熊，畫戟鋼刀奮勇。槍刺前心兩脅，斧掄頭頂當胸。一個個咬牙切齒面皮紅，直殺得地府天關搖動。

有詩曰：

殺氣橫空紅日殘，征雲遍地白雲寒。人頭滾滾如爪隄，屍骨重重似阜山。

這一陣，殺得那些金兵馬仰人翻，尋爹覓子。五萬金兵，倒殺去大半。兀朮大敗虧輸，帶領殘兵敗將，一路逃回。岳雷亦領大軍追出關外來，兀朮已走得遠了。岳雷隨令三軍紮住營盤：「候糧草到日，再去追拿兀朮，迎請二聖還朝便了。」昔日岳爺曾有寫志詩一著，不道被奸臣陷害，不能遂意。今日岳雷方得繼父之志。其詩曰：

雄氣堂堂貫斗牛，誓將直節報君仇。不除頑惡還車駕，那算登壇萬戶侯？

且說兀朮敗回關外，與眾王子、平章商議：「且回本國，再整人馬前來報仇。」主意已定，帶領殘兵狼狽而行。這一日行至界山之下，祇見前面一枝人馬屯住，打着金邦旗號。兀朮差人查問，卻是本邦元帥山獅駝，同一個涵關總兵連兒心善，帶領番兵五千，前來助戰。兀朮悲中一喜，就命小番報進行營。山獅駝同著連兒心善出來迎接，進入牛皮帳中，見過了禮，便問道：「狼主，為甚麼不殺進中原，反回來做甚？」兀朮道：「某家自進中原，一路上勢如破竹。不道未到朱仙鎮，即遇著岳小南蠻，反興兵來掃北，某家與他連戰幾次，那班小蠻子分厲害，傷我大將二萬餘員；五萬大兵，喪了大半。故此某家欲回本國去，再調人馬，與他決戰。」山獅駝道：「既如此，待臣等候這班南蠻到此，一個個擒來與狼主報仇。狼主可速回本國去，調兵來接應，一直殺上臨安便了。」哈迷蚩道：「山元帥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遂將敗卒盡數留下。山獅駝、連兒心善就在界山下紮營，專等宋兵交戰。兀朮同眾王子、軍師等，自回本國去調人馬。不提。

且說岳雷率領大軍，一路來至界山，早有探軍飛報：「啟上元帥，界山下有金兵紮營阻住，不能前進，請令定奪。」元帥就令放炮安營。金營中山獅駝聽得宋兵已到，隨即披掛上馬，手提一百二十斤的一杆溜金鐵鎗，來至宋營討戰。小校報進大營：「啟上元帥，有番將討戰。」岳雷便問：「那位將軍出馬？」關鈴上前，應聲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岳雷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關鈴得令，上馬提刀，帶領三千兵士，戰鼓齊鳴，來至陣前，把馬勒住。舉眼一瞧，你道那山獅駝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黑鐵炭一張瘦臉，狼粗疏兩道黃眉。雷公嘴，渾如怪鳥；波斯鼻，活像油瓶。落腮鬚，賽過雞毛刷帚；蒲扇耳，盡道耙田祖宗。一雙鬼眼，白多黑少；兩隻毛拳，好似銅錘。分明是催命判官，又道是無常惡鬼。

關鈴上前，大喝一聲：「番將何人，敢阻我的大兵去路？快快通個名來，好取你的頭，去上功勞簿！」山獅駝呵呵大笑道：「某乃大金國神武大元帥山獅駝是也。爾等不知死活，自己國家殘破，君暗臣奸，不日滅亡，正要來取你的江山，你反敢興兵到我疆界上來送死！可憐你這小孩兒，若要性命，可速速回去，換個有年紀有本事的來。若不要性命，也通個名，待某家送你到闔王殿上好去勾帳。」關鈴道：「你這不識起倒的毛賊，那裡曉得小爺的厲害！小爺乃義勇武安王之後，關鈴便是。你且來試試我小爺的刀看。」山獅駝道：「不中抬舉的小狗才，不聽我的好話，賞你一鐵鎗罷！」當的一聲，望頂門上蓋將下來。關鈴叫聲：「來得好！」舉青龍偃月刀，望上一架，覺道來得沉重。那山獅駝碰碰珊瑚，一連來鐵鎗，關鈴招架不住，回馬敗將下來。被山獅駝衝殺一陣，三千人馬，傷了一千。山獅駝掌著得勝鼓，收兵回營去了。

關鈴敗轉本營，來見元帥請罪。元帥道：「初次交兵，未知虛實，罪在本帥。但他得勝，今夜須要防他來劫寨。」遂與諸葛錦計議，暗暗傳令三軍，退下二百里安營。命關鈴領兵三千，埋伏左邊；嚴成方領兵三千，埋伏右邊；陸文龍領兵三千，抄遠路轉出界山，截他歸路。自己領著眾軍將，在大營兩邊埋伏。但聽炮聲為號，四面八方，一齊殺來捉拿番將！安排已定。

到了黃昏，果然那連兒心善對山獅駝道：「宋兵今日敗陣，必然驚惶無備，元帥何不領兵劫他的營寨，必獲全勝。」山獅駝道：「你不知南朝的蠻子詭計極多，故此我家的四狼主，往往吃他的虧苦。我若正經去劫他的寨，倘若他有備，豈不反墮了他的算計？我不如使個反賓為主之法，調遣裨將方臨、方學，叫他二人領兵一千，虛聲劫寨。我和你各分兵兩翼，左右抄轉，佔住他的後路。他進前不敢，退後不得，豈不俱死於我手？」連兒心善拍手道：「元帥神算，眾不能及。」當時就令小平章方臨、方學帶領番軍一千，從大路劫營。山獅駝、連兒心善各領兵從左右兩邊抄來。

將及三更時分，方臨、方學領兵直衝入宋營。宋營中一聲炮響，方臨、方學撥馬就轉。那知關鈴從左邊殺來，正遇山獅駝；嚴成方從右邊殺來，又遇連兒心善。兩邊接住廝殺，黑夜混戰，各有所傷。山獅駝看來不利，祇得收軍回營。恰遇陸文龍抄出後邊，山獅駝、連兒心善二人正遇著，又殺了一陣。天色已大明，各自鳴金收軍。山獅駝計點軍兵，方學被亂兵殺死，折了一千三四百人馬。岳雷那邊也傷了一千餘兵卒，祇當扯個直。兩家各自休息了一天。

隔了一日，番營內連兒心善帶領番兵來到宋營討戰。小校報上帳來：「啟上元帥，今又有一員番將，在營門外討戰。」岳雷便問：「那位將軍出馬？」旁邊閃過嚴成方應聲：「願往。」岳雷便令帶兵三千出戰。嚴成方得令，領兵出到陣前，祇見那員番將，生得：

身長一丈，虬髯紅睛。頭戴著明晃晃金盔，高飄雉尾；身穿著索郎郎鎧甲，細砌龍鱗。獅鬚帶，腰間緊束；牛皮靴，腳下雙登。坐下烏驢馬，追風逐電；手提合扇刀，霹靂飛騰。

連兒心善躍馬橫刀出陣來，大喝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嚴成方道：「俺乃大宋御前都統制嚴成方是也！你乃何人？快通名來！」連兒心善道：「某家乃大金國涵關大元帥連兒心善是也！你這南蠻，快快下馬受縛，休惹某家動手！」嚴成方道：「醜賊休要多言，照爺爺的家伙吧！」便舞動雙錘打來，連兒心善舉起合扇刀壁面招架。好一場廝殺，但見：

二將陣前把臉變，催開戰馬來相見。一個指望直搗黃龍府，一個但願殺到臨安殿。一個合扇刀，閃爍似寒光；一個八楞錘，星飛若紫電。

直殺得：

播土揚塵日光寒，攪海翻江雲色變。

二人戰到三四個回合，嚴成方看看招架不住，恐他衝動大營，虛晃一錘，撥轉馬頭，斜刺裡落荒而走。連兒心善在後，緊緊追來。嚴成方敗下有餘里路，祇見前面樹林下拴著兩匹馬，石上坐著兩個好漢：一個面如黑炭，一個臉若黃土，看見嚴成方敗來，便叫聲：「將軍休要驚慌，我們來幫你！」嚴成方道：「後面有番將追來，不知二位尊姓大名？」那黑面的道：「我乃董先之子董耀宗，這位是總兵王根之子王彪，俱是來投岳二弟的。」嚴成方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嚴成方，被番將殺敗，望二位助我一

臂！」

說未了，連兒心善已趕到，大叫：「嚴蠻子，還不下馬，待走那裡去！」董耀宗舉起九股托天叉，跨馬上前擋住，叫聲：「番將休要逞能，董爺在此。」連兒心善大怒道：「那裡走出這一個黑小鬼來，打我的吒？且看刀罷！」提起合扇刀，望頂門上砍來。董耀宗舉九股叉迎敵。兩馬跑開，刀叉並舉，二人戰有二百餘合。董耀宗那裡是連兒心善的對手，看看招架不住。王彪上馬提棍，上前助戰。連兒心善力敵二將，全無懼怯。又戰了幾合，嚴成方回馬舉錘打來。連兒心善雖然勇猛，怎經得三個戰一個，又是生力軍，那裡戰得過，祇得虛晃一刀，回馬敗走。三個將眾番兵趕殺一陣，連兒心善敗回番營。

三人也回馬來至本營，到帳內來見了岳雷。董耀宗、王彪即將楊再興的公子楊繼周，要報父仇，先著小弟二人前來報知。他收拾糧草人馬，隨後便來，今日偶遇嚴將軍，一同殺退連兒心善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岳雷大喜，就記了董、王二人之功，然後設宴款待，不提。

再說連兒心善敗回營中，來見山獅駝，說起追趕嚴蠻子，將次就擒，不意又遇著兩個小南蠻，被他救去。山獅駝心中好生焦躁。

到了次日，提鑣黨上馬，來到宋營前，坐名要岳雷出馬。岳雷即欲親自出戰，旁邊閃過王英出來，說：「這小寇，何必元帥親自出馬？待小弟去擒來便了。」岳雷吩咐：「須要小心！」王英道：「我是曉得的。」便提著大砍刀，跨上了馬，領兵出營。來到陣前，山獅駝大喝道：「來將何名？」王英道：「小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綽號『小火神王爺爺』的便是。不要走，吃我一刀！」舉起大砍刀，當的一刀砍來。山獅駝把溜金鑣黨架開刀，當當當一連幾鑣黨，殺得王英渾身是汗，叫聲：「好家伙！殺你不過。」撥回馬望斜刺裡敗走。山獅駝大喝一聲：「你往哪裡走？」就催動坐下馬，唵唵唵趕將下來。

王英正在危急，恰遇牛皋一路催趕糧草，望界山而來。正遇著王英敗下，便叫聲：「賢侄休要心慌，有我在此！」就讓過了王英。那山獅駝恰正趕到，大喝道：「呔！你是那裡來的毛賊，敢放走我手下的敗將？」牛皋道：「我祇道你有些本事，是個識貨的，原來是個冒失鬼。牛皋爺爺都不認得的！」山獅駝道：「呀！原來你就是牛皋，可曉得我山獅駝的厲害麼？」牛皋道：「憑你甚麼山獅駝，遇了我牛老爺，就打你做個熟柿餅。」耍的一鋼，望山獅駝打來。山獅駝把鑣黨一擡，呼的一聲響，把牛皋的鋼擡在半空雲裡，滴溜溜的落在草地上。牛皋叫聲：「不好，果然厲害！須得我的徒弟來拿你。」山獅駝道：「你這黑炭團，這般低武藝，還教甚麼徒弟？」牛皋道：「你是番國人，不曉我們中國的事。大凡人之氣力，是天生成的，那些運用須要拜個師父。若說我那個徒弟，不要說你見了他慌做一團，就說說也破了你的膽。他的力氣不知有幾千萬斤，凡是上陣，也不消用得兵器，一手就擒過一個來，一腳就踢倒兩三個。像你這樣瘦鬼，祇消喝一聲，你就跌下馬來了！」山獅駝大怒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！世上那有人在馬上喝得下來的？」牛皋道：「你不信，卻不要動，待我去喚他來，你試試看！」山獅駝大怒道：「就是說鬼話，也不怕你飛上天去，快去喚他來。」牛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好漢做事，須要名正言順，我去叫他來。你若殺得過他，也是你的本事。我的糧草是動不得的嘍！」山獅駝道：「你這個糧草，是我面袋裡的貨色，愁他則甚？快去喚那徒弟來！」牛皋道：「我去便去，你不要怕呀！」

一面說，一面下馬來拾了鋼，仍復上馬，向東而走，心裡暗想：「鬼話便說了，如何救得這些糧草回營？」一步懶一步的，走不到一里路，望見前面塵頭起處，一簇人馬，打著「九龍山勤王」的旗號，飛奔而來。牛皋閃過一旁，看看人馬近前，卻見王英同著一位英雄，並馬而來。牛皋看那將，打扮得：

渾身粉潔，遍體素絲。頭戴一頂二龍戲珠銀盔，水磨得電光閃爍；身穿一件雙龍滾珠白鎧，顧繡得月色清明。手掄雙戟，腰繫雕弓坐著追雲逐日白龍駒，四腳奔騰，霏霏長空灑白雪；佩著吹毛截鐵青鋒劍，七星照耀，颼颼背地起寒風。呂溫侯忽然再見，薛仁貴驀地重生。

牛皋看得親切，暗暗想道：「是了！我在太行山上，久聞得楊再興的兒子，仍在九龍山落草。他今日必然聞得岳二侄掃北，前來助戰的。」便上前叫一聲：「王英賢侄，那來的可是楊再興的令郎麼？」王英道：「正是。」便向楊繼周道：「此位就是牛皋老伯。」楊繼周忙上前迎住，道：「小侄正是楊繼周！且請問番將怎麼樣？」牛皋道：「番將果然厲害！你既是楊再興的令郎，快些回去罷！」楊繼周道：「小侄正來幫助平番，怎麼反叫我轉去？」牛皋道：「你不曉得那山獅駝十分厲害！不獨王英侄兒贏他不得，就是我也戰他不過，被他把糧草阻住。我說：『若不放我糧草過去，我那徒弟楊繼周即日就來勤王，他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必然擒你。』他說：『那楊再興，當初何等英雄，不消我們一陣亂箭，射死在小商河裡，何況他的小子？他若來時，祇消我一鑣黨，就鏟下他的頭來了。』因此，我們不若轉別路抄回大寨去，叫幾個狠些的侄兒們來殺他。」楊繼周聽了大怒，叫道：「牛伯伯，休要長他人之志氣，看小侄去擒他！」就吩咐三軍速趨上前。

看看來到糧草屯處，那山獅駝果然還在等候。牛皋上前一步，叫聲：「山獅駝！我的徒弟來了，你來試試手段看。」山獅駝躍馬橫鑣黨，高叫道：「你就是牛皋的徒弟麼？姓甚名誰？」楊繼周道：「且先取了你的頭來，再和你通名姓。」山獅駝大怒，舉起溜金鑣黨，劈頭蓋來。楊繼周右手戟架開鑣黨，左手一戟當胸刺來。鑣黨來戟架，戟去鑣黨迎，真個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才：

一個是成都再世，一個是典章重生。一個是雙鐵戟，猶如二龍戲水；一個是溜金鑣黨，恰像猛虎離山。一個鑣黨發，虎嘯山風生萬壑；一個戟施，龍噴水浪迭千層。

直殺得：

遍地征雲籠宇宙，迷空殺氣罩乾坤。

兩個戰有百餘合，並無高下。牛皋叫一聲：「山番，我卻沒工夫等。得罪你，且先暫別了。」就命軍士推動糧草，一徑衝開番卒，望宋營中去了。山獅駝大喝一聲：「老蠻子！鬼頭鬼腦，怎肯輕放了你！」撇了楊繼周，恰待來趕，楊繼周、王英二人一齊上前截住。山獅駝祇得回馬，又戰了幾合，敵不住二人，撥轉馬頭，望本營敗回去。王英遂同了楊繼周回到宋營，就同牛皋一齊進帳繳令。岳雷同眾將出帳迎接。楊繼周進帳，各各見禮，敘了些舊話寒溫。岳雷傳令收明糧草，分隸兵卒設宴款待。直吃到更深，方各回營安歇。

且說山獅駝敗回營中，氣憤不過，正在思想如何破得宋兵之計，忽見小番來報：「有國師普風在營外求見。」山獅駝心中暗想：「前日四狼主說他已被宋將殺敗逃去，怎麼今日又來？」便叫：「請進來相見。」小番得令，來至營門外傳請。不因普風此來，有分教：綠草黃沙地，忽變做血海屍山；青風白日天，霎時間雲愁霧慘。

正是：天翻地復何時定，虎鬥龍爭恁日休？不知普風來見山獅駝有何法術，再破宋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